

第一章 趙紫陽生平

一、趙紫陽簡介

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河南滑縣趙莊人，生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是前中共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

一九三二年三月，趙加入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一九三八年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河南負責地下宣傳與政治工作，同年起先後任中共滑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豫北地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

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五月，趙支援中共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進行豫北戰事。同年秋，趙率部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河南、湖北交界的桐柏地區，並任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區副政治委員。

中共建政初期，趙氏歷任中共地方黨職。一九四九年十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一九六〇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

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趙被撤銷一切領導職務。

一九七一年起，趙復出，先後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並兼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

一九七五年，趙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在四川主政期間，趙紫陽嘗試領導農村改革，獲得巨大成功，成為後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並在全國推廣。於是民間出現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順口溜。

一九七七年八月，趙被選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八〇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趙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八〇年四月，趙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九月任國務院總理。

一九八七年一月，趙紫陽接替因「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被迫下台的胡耀邦，出任代理總書記；

一九八七年十月，趙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八八年四月，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國各地學生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活動，很快演變成全國範圍內爭取民主的運動。趙紫陽親自前往天安門廣場，試圖說服學生放棄絕食抗爭。正是由於趙紫陽對學生運動的同情，並反對動用武力對付學生，他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被撤職，並遭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其中認為他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該全會撤銷他的所有職務。隨後，趙的軍委副主席職務也遭罷除。

據報導，鄧小平生前曾捎話給趙，只要他承認一九八九年「六四」的錯誤，不但可以立即恢復自由，還可出來擔任相應的工作和職務。不過，趙卻斷然拒絕，這導致了趙一直被關到死的結局。

軟禁十五年後，趙於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逝世於北京，享年八十五歲。

趙紫陽去世兩個小時後，中國官方新華社稱呼趙為「同志」，並發布了一則短消息：「趙紫陽同志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五歲。」

寥寥數字，引發外界的諸多議論。

相對於中共的冷淡反應，美國白宮稱許趙是一個在道義上英勇無畏的人。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也表示，他在一九八九年訪華時，對趙紫陽留下最良好的印象，他認為趙在當時中共領導層中，最同情示威者，也最接受民主。

這時，海內外民運人士發起一連串的「悼念紫陽，告別中共」活動。不過，中共卻低調處理趙紫陽的喪事，深恐重蹈「六四」的覆轍。

自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共百般阻撓趙家為趙紫陽舉辦的祭拜儀式。一月十八日，前胡耀邦秘書林牧先生被國安綁架。同日，趙紫陽原秘書鮑彤準備前往祭拜他的老上級，卻遭到公安阻擋，妻子更被推跌受傷。鮑彤家門口的五、六名便衣對鮑彤說：「你不准離開家，這是上級命令。」

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新華社簡要報導了趙紫陽的生平，隻字未提趙曾擔任國務院總理、黨總書記，以及他在改革開放中的重大貢獻，卻特別指出趙在一九八九年「犯了嚴重錯誤」。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共曾經提議將趙紫陽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但是由於安放地點不能令家人接受，因此他們把趙紫陽的骨灰帶回家中，以後如何處理還沒有決定。

二、親人友人談紫陽

王雁南披露趙紫陽軟禁十五年的情況



趙紫陽家屬贈予祭悼人士的謝卡。（大紀元）

【美國之音記者亞薇二月七日華盛頓報導】已故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骨灰火化後，他的女兒王雁南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談到他父親被中共當局軟禁十五年期間以及臨終前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

最後走得很安詳

趙紫陽臨終前，他的五個兒女都守候在他的身邊，唯一缺少

的是他的夫人梁伯琪。趙紫陽去世後，孩子們擔心母親經受不住打擊，始終沒有敢把這一噩耗告訴她。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星期一在接受本台專訪時談到她父親臨終前的情況：「臨終前，我們孩子都在他身邊，因為他昏迷，也沒有來得及說什麼。最後走得很安詳，沒有受很多痛苦，這也是我們覺得還比較安慰的。」

行動處處受限制

王雁南說，在他父親被軟禁的十五年中，中共當局對他的出入以及從事的活動實施了各種限制和監視：「十五年中，前三年是沒有出過家門的，可能只有一次允許出去過。後來，他要去哪裏要提出申請。他想去的地方很多時候沒有得到批准，然後讓他去其他一些地方。他也去過一些地方，但是到了外地也同樣受到限制。他要見人或談話或者別人想見他都受到限制。」

王雁南說，如果有人要來拜望趙紫陽，必須經過官方審批。

時時替他人著想

王雁南還回憶說，在日常生活方面，趙紫陽安排得很充實，而且也很樂觀，平常他讀書寫字，看電視連續劇，另外還養了一隻小狗，這隻小狗陪伴他度過了十五年的軟禁生活。王雁南說，他父親為人最大的一個特點是不願意麻煩他人，例如一些原來的部下，特別是在職幹部希望來拜望他，他通常替別人考慮，擔心會給他們造成不利的影響而婉言謝絕。在日常生活上，趙紫陽也是如此，臨終前在他身體弱到連吃一碗飯都要出汗、而且心跳一百多下的情況下也不讓家人服侍。

不後悔所做選擇

在談到趙紫陽的信念時，王雁南說，他父親始終認為，應該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和解決問題。在學生運動的問題上，他堅持為了對歷史負責反對用武力鎮壓學生：「他對民主、法治和改革的理念是一直堅持的，不管是什麼事情都要求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來解決。他沒有後悔他所做的選擇。實際上，他當時沒有更多的選擇，要麼走下去，要麼對歷史負責，他選擇了對歷史負責。」

王雁南說，中共當局對他父親進行長達十幾年的軟禁不符合黨紀國法，因此堅持要求糾正對他父親所做的錯誤結論。王雁南說，他們堅信父親一定能夠得到公正的評價，而且這個評價已經客觀存在歷史和人民心中了。

喪事由官方控制

另外，趙紫陽去世後，國際媒體大量報導了趙紫陽家人和中共當局在喪事問題上存在的爭議。據王雁南本人介紹，家人曾經提出一些要求，但是都沒有得到批准，例如他們要求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掛家人紀念父親的輓聯就被拒絕。王雁南說，他們唯一同意的是將父親的遺體火化和處理後事，但是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喪事的安排基本上由官方控制：「我們從來不在乎規格，從來沒有要求規格應該怎麼樣，但是我們要求要給他生平。但是，生平一個字都不給。我們覺得很不正常。我們也要求過去十五年要給一個說法，這也沒有給。總之，整個喪事是官方在安排的。原

則上，我們還是希望盡快讓父親安息，基於這樣的感情，我們同意選擇一個時間來辦理告別儀式。」

王雁南說，他們要求官方為遺體告別儀式提供一個寬鬆的氣氛，給十五年來趙紫陽希望見到的人以及希望見到他的人提供一個見面的機會。但是，官方在這個問題上的處理方式很不好。她特別提到，很多人因為到靈堂悼念或參加遺體告別儀式受到牽連，甚至被關押或跟蹤。

骨灰暫留在家中

王雁南說，中共曾經提議將趙紫陽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但是由於安放地點不能令家人接受，因此他們把趙紫陽的骨灰帶回家中，以後如何處理還沒有決定。

喜歡聽美國之音

王雁南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還特別提到，趙紫陽生前非常喜歡收聽美國之音的廣播，特別是有關中國和世界方面的報導：「VOA有一些瞭解中國情況的一些特別的節目。我總是記得父親到了某一個時間的時候就彎腰聽小小的收音機，差不多是貼著耳朵。但是，通常是干擾非常大，我們都聽不到什麼東西，吱拉亂響。父親是想通過聽收音機聽外電的一些報導來瞭解世界和中國發生的情況。但是始終很難瞭解到，因為干擾得非常厲害。信息控制得很厲害。現在想起來，瞭解中國的情況還要聽美國和法國的電台，實在很可悲。」

讓子女非常驕傲

王雁南說，他們為做為趙紫陽的子女感到非常驕傲：「我們覺得父親當時的選擇，我們很驕傲，很多素不相識的人都很支持我們，而且覺得父親的選擇是對的。通過這個事情，我們和我們的子女們都覺得要學著做我父親這樣的人。」

叩訪富強胡同六號

趙紫陽生前訪談錄

文／無名士

趙紫陽前智囊陳一諮按：二十五日收到朋友寄來的這篇文章，反覆閱讀，夜不能寐。後經反覆求證，所述屬實。這篇真實的記錄是在趙紫陽遭軟禁後，我讀到的他生前對中國各種問題的看法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因為客觀原因，文中隱去了作者的真名實姓，現公之於眾，供各界人士深入研究。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和趙紫陽家有很好的友誼。「六四」以後，隨著當局對趙紫陽的看管越來越嚴，在中國政治氛圍中自然而然訓練出的謹慎使我家漸漸和他們斷了聯繫。今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趙紫陽的兒子聯繫上了。對於我，趙紫陽不僅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立下豐功偉績的領袖，不僅是制止血腥屠殺的偉大政治家，而且是長輩，是親人。如今，經歷過「六四」以及瞭解改革開放初期之艱難的正直的中國人，都會對軟禁於破舊小院的趙紫陽心生同情，而我更覺得不能不為他做點什麼。我非常想見到他，哪怕僅僅是向他傳遞一分敬重，一分愛戴，讓他知道，許許多多的普通中國人在惦念著他。

夏末的一天，我在細雨中來到富強胡同。

緊鄰著繁華的王府井，小胡同越發顯得蒼涼靜謐。六號院灰牆上圍著一圈鐵絲網，門旁牆上鑲嵌著的「北京市重點保護四合

院」石匾旁注有「非開放單位」的提示，身著黃綠軍裝的兩個警衛站在大紅門口，在周圍的古舊灰暗中顯得十分扎眼，這一切都暗示著住戶的不同尋常。

我走上前，警衛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找趙家老五。他讓我按門鈴。門鈴響了以後，門上打開了一個小窗口，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我再自報找老五，門開了，一個工作人員挺客氣地問我，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身分證，原以為他看一下就還給我，沒料到他說，一會兒再還給你。後來知道，來客的證件都要登記。

從旁邊繞過大概是工作人員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柵欄，有人搬開柵欄讓我進去，我就到了趙家人的居住區。

五軍已在等我，把我帶到老爺子的屋裏。

這個房間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戶面對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習慣，這並不是最適合居住的房子。東牆一排黃色的書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機關用具，一張黑色大寫字檯上零散地擺放著書刊，旁邊有一張電動按摩椅，椅子前面放著一個紅色的鐵皮暖水瓶，是那種在很多人家裏早已見不到的舊式暖水瓶，他自己倒開水。椅子後面放著氧氣瓶，西牆一排電視音響，兩個單人沙發靠著南牆，門口還有一個塑料三角架擺著雜物，陳舊的地板已被擦得紅漆脫落了。這就是趙老爺子的書房兼客廳。

坐在按摩椅上的老爺子站起來迎接我。他比十五年前最後一次在電視上露面消瘦了許多，但精神還好。我握著他的手，說，趙叔叔，我們很想念你，我們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說，知道知道。

我在一個單人沙發上坐下來。我說，五軍說你肺不好，說

話氣喘，那我給你說點外面的事情，你要是累了，或者不該說的，五軍提醒我，我就不說了。老爺子說，沒關係，我能說話。

我告訴他今年最受關注的兩本書是《往事並不如煙》和《中國農民調查》，他說，「我都看了。」

「你知道後來被禁了？」我問。

「知道，分兩個階段，先是不宣傳，不批判，還有一個不什麼？」

「不炒作吧？」其實我也說不大准。

「後來不讓賣了。」老人接話說。

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他也看了，還知道《南方都市報》案任仲夷、吳南生都給省委寫了信，還是判了八年。

我說：「你消息很靈通啊！」

老爺子有點得意地說：「有些人告訴我各種消息。」

我說，我給你講講我在黨校瞭解的情況吧。

我就講了黨校教授怎麼把各種觀點往「三個代表」的筐裏裝；講了關於法制建設、黨大還是法大的不同觀點；講了一黨專制與皇權政治的比較，講到一個教授對政治體制改革前景的憂慮，說「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實現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兒子也看不到，我的孫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說」，等等。他聽得很有興趣，說：「黨校現在很敢講啊！」

我說，我聽的課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講老話，有三分之一比較左或者說是教條，而有一些教授講得相當客觀甚至前衛，很尖銳，很實際。我感覺黨校許多教員都有出國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的機會，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做了許多研究。

老爺子說：「現在中國的明白人越來越多了。」

他頓了頓又說，「其實現在的領導人也明白，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改變現狀。現在的領導人沒有理想，沒有信念，他們不知道要把中國帶到哪裏去。」

中國的一黨專政是歷史形成的。共產黨認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國老百姓也認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傳統。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主義建設的黨，它控制了全國的所有資源。過去搞計畫經濟、平均主義、大鍋飯，也就是多一點少一點的區別，毛澤東也不過是建個別墅嘛！可是搞市場經濟了，私人擁有資本、財產合理合法了，共產黨就必然會腐敗，有權勢的人必然會利用他們對資源的控制權把社會財富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但是像中國這樣，腐敗的面這樣廣，腐敗的速度這樣快，腐敗的程度這樣嚴重，這是全世界都少見的。審計署最近審計出許多嚴重案件，各地貪官也殺了不少了，沒用！共產黨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印尼蘇哈托軍人政權也很腐敗，他那一家人也很厲害，但是和中國比，因為這個軍人政權沒有掌握國家的全部資源，不至於像中國這樣，腐敗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進每個角落。」

這時候老爺子的小女兒紐妞進來了，我們打過招呼，老爺子接著剛才的話題，憤怒地說：「中國現在搞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西方早期資本主義也壞，但可以逐漸走向進步，走向文明，

而中國這個最壞的資本主義不可能走向進步！」

我說：「其實，也可以有些辦法限制腐敗呀！比方說，給媒體充分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力，對各種貪污行為、對各種違反科學的決策及時曝光，可以使官員的行為有所顧忌，這是對黨有利的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為什麼中宣部老是阻止輿論監督，老是限制媒體呢？」

老爺子說：「他們害怕。他們害怕裂開一條縫，各種矛盾衝出來弄得不可收拾。他們必須維護他們自己和他們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溫，不知道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怎麼想，即使他們有想法，也很難，要得罪那麼多既得利益者，很難。」

我問：「那以後怎麼辦呢？」

老爺子說：「沒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沒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說出這句北京話，他用手指在空中寫著「治」字：「就是北京人說的『沒治了』。沒有辦法了。」

他咳嗽了一下，接著說：「有人給我講清末的歷史。戊戌變法不過只是一些改良而已，比起後來的晚清新政，新政的變革還徹底一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變法鎮壓了。到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權已經爛得無法維持，後來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動，孫中山就領導辛亥革命了。」

「中國的問題怎麼解決呢？」我們問。

「誰都不願意出現劇烈動盪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運人士，也不希望中國通過暴力動盪改變舊體制。可是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到社會情緒無法承受的時候，不能預料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聚精會神地繼續聽老人說：「中國當時有一個歷史機

會，中國只有一個人能夠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鄧小平！」他加重語氣說：「只有鄧小平有這個能力和實力！」

「搞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是下決心的，他看到中國窮，他要發展經濟。」

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是富國強兵。他多次說，我們經濟發展了，我們就有錢壯大軍事力量，我們就會成為世界強國。他希望中國強大。我和他共事這麼多年，經濟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麼改就怎麼改。但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他很警惕。後來經常引用他的一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就是說制度好壞人不能做壞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變壞的那個講話，不知是在哪個場合講的，我沒有聽到。他好像以後也不再這樣講。

鄧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歡討論，他喜歡高度集權，甚至決策人越少越好。他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蘇聯出兵阿富汗。他說，政治局開個會，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國能做到嗎？美國誰是政府？總統是政府？國會是政府？議會是政府？誰說了也不算，一個事翻來覆去討論半天也決定不了。

鄧小平喜歡說『拍板』，他常說，看準了的事就去做，就『拍板』！他不喜歡討論，後來也反對爭論姓資姓社。

他不喜歡權力分散。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他打電話來特別強調：『你可不要有三權分立的意思呀！一點影子都不要有！』體改委搞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計畫，他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沒有講三權分立。我認為，他希望共產黨強大，他對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設想。即使想過改革政治體制，但當他看到波蘭團結工會鬧大了，出了問題，認為不能搞了。」

我問：「領導人如果好，那中國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國家的命運交給幾個人，這不是很冒險嗎？我是說，這個賭注下得太單一，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他很注意接班人。」老人說。我不想討論接班人問題，太敏感。

我接著問：「那個時候鄧家也有人到美國留學了，沒跟他介紹過美國的政治體制嗎？」我想起不久前看過的一本政治小說《遺囑》，裏面描述了鄧的子女和父輩討論各種體制的情景。

老爺子依然很認真地回答我的問題：「一個，是那個時候出國的人還沒認識到學習外國的政治體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有關係。鄧小平不喜歡聊天，他不愛說話。」我說，這從他子女對他的回憶文章裏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歡聊天，海闊天空，無邊無際，也許讓聽的人雲裏霧裏迷迷糊糊，可是他愛聊。鄧小平不愛說話，他意志堅定，性格剛強，但是他不想搞政治體制改革。現在就更難了。」

這時候我問：「如果不發生『六四』，你能搞政治體制改革嗎？」

他想了想，說：「不能。我也不能。」

「為什麼？」

他好一陣沒有回答。妞妞催他：「人家問你為什麼不能，你還沒回答呢！」

老爺子緩緩地說：「我沒有實力。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龐大的幹部隊伍，牽動那麼多人的利益，我沒有這個實力。」

我沒再繼續問「實力」究竟是什麼。

老爺子思索著說：「我會搞開明政治。我想過讓民主黨派發展，我說過，為什麼只在政協裏有民主黨派的活動？人大代表是按地區組團的，為什麼人大沒有民主黨派？反正共產黨還占多數嘛。我還想過像解放初期那樣，讓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當部長、當副總理。」

他忽然想起似的說：「那個字是我改的。原來說『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我把那個『下』字刪了。我注意過，一直到現在都是說『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五軍插話說：「『領導』和『領導下』有區別嗎？」

老人有點自嘲地說：「唉，也是文字遊戲吧。但我當時確實有這個想法，去掉這個『下』字，表示各政黨之間是平等的。改這個字的時候沒做解釋，沒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釋一下，也許還改不了。記得一天凌晨，當時在人大工作的鄧小平的女兒給鮑彤打電話說，我們家老爺子對發展民主黨派的話是隨便說說的，不能當真，可別寫進報告。鄧和我的想法不一樣。」

他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我搞，民主政治會緩慢推進的。」他的聲音透出一種冷靜的自信。

我說：「如果緩慢改革，激進派會指責你改革不到位，保守派會攻擊你改亂了。」

老爺子說：「是的，所以說，我沒有實力呀！」

我問：「那個時候你們體改委有沒有一個改革藍圖呢？比方說，那幾年我們的報紙上就討論過國體、政體的問題，我就很想知道中央對未來的國家有什麼構想，五十年後國家體制是什麼

樣，八十年後什麼樣？」

老爺子說：「沒想得那麼遠，很難制訂時間表。中國的改革只能一步步走，邊改變看。」

話題說到領導人和國家的關係。老爺子說：「毛主席對國家發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設一個比蘇聯更好的社會主義。他羨慕蘇聯的經濟發展，但對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造成國內的恐怖氣氛，他是反對的。解放以後他搞三反五反，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是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他說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以後要和風細雨了，我想這都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當時蘇聯認為我們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修正主義呀！」

這和我對毛澤東的認識有不同，我說：「毛澤東不是自己都說是陽謀嗎？」

老爺子說：「那是後來的託辭。原來社會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說共產黨的好話，一讓提意見，各種意見鋪天蓋地，有的很尖銳，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當時在廣東管農業，座談會上一些人指著鼻子罵，真受不了呀！後來接到中央電報，說要『硬著頭皮頂住』，鄧小平也到廣東來做報告，說放長線釣大魚，那就是打招呼準備反右派了。對當時的大鳴大放，各級幹部有意見；後來反右派，民主人士說是『陰謀』，毛主席就說是『陽謀』，是回擊黨外人士，也是對各級幹部的一種交代。共產黨各級幹部都沒學會聽取不同意見。」

當然，這以後毛主席就越搞越亂了。」

他揮揮手：「唉，現在說這些沒意思了。」

他更關注的是中國的未來，是政治體制改革。

「蘇聯赫魯曉夫是想改革的，但時機不好，太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總統制，以總統的身分搞改革，不是以共產黨領導人的身分，就和共產黨有區別了。蘇聯先搞政治體制改革，儘管現在問題很多，但是以後會有很大的發展，俄羅斯是有希望的。很明顯的是，儘管有困難，誰也不願意回到過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爺子按照自己的思路說：「改革造成蘇聯解體，這是現在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大的非議，是指責最多的問題。」

我插話說：「蘇聯的民族矛盾本來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國的體制也是相對鬆散的，蘇聯解體很難避免。」

老爺子說：「是的，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呀，如果開明一點的話，早該讓他們獨立了。但是白俄羅斯、烏克蘭很早就歸屬俄國，如果處理得好，是不該分離出去的。蘇聯的薩哈羅夫或是寫《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任尼琴曾寫過一個建議，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蘇聯的改革可能步子會更穩一點，社會動盪會小一些。」

他接著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國和現獨聯體國家的過去和現狀……這些話題遠遠超過了我的學識，我已經跟不上他的思緒了。看看對面的掛鐘，已經交談了近兩個小時，而且主要是老人家說話，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辭。

我和老爺子拍了合影，祝福他健康，願他多保重。臨別時他說：「我們今天只是隨便聊聊啊。」我說：「你放心，我知道。」我到後院看望了他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經雙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風，頭腦時而清楚時而糊塗。但她

還能清楚地說出我們家人的名字，這讓我和妞妞高興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沒想到老爺子能和我講述這麼宏觀的政治問題。欣慰的是，軟禁生活並沒能禁錮一個政治家的頭腦。在近兩個小時的交談中，這位八十五歲的老人思維清晰，反應敏捷。我深信在他那智慧的頭腦中一定還有許許多多對中國未來的思考，它們應當留給中國人民。我還有機會聆聽嗎？

三個月過去了。因為種種原因，我沒有再見到這位老人。但是和他的子女保持著來往。老人的病情發展很快，現在已經二十四小時都需要吸氧了。他的兒子告訴我，八月中的一天，大約是在老人家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後，趙家子女對老人的生活管理提出了許多意見，比如經常斷電不能保證制氧機的工作等等，一位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到富強胡同看望了老人。這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

老人聽來人說過寒暄問候的話之後，突然說：「有一句話請你如實轉上去，如實！因為我以前說過的許多話，傳上去之後就變了樣。我要說，我已經被軟禁十幾年了，這種狀況再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要寫進歷史的！這對共產黨的影響將是很壞的！」

今年十月十七日是老人的八十五歲壽辰。我祝願他健康，祝願他長壽。可上蒼留給他的時間還有多少？留給當局的時間又有多少？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日

大紐約地區各界公祭趙紫陽先生委員會供稿（大紀元一月三十日訊）

趙紫陽老夫妻相伴軟禁十五年



趙紫陽與夫人梁伯琪，攝於二〇〇四年。
（圖片陳一諮先生提供）

【大紀元一月十七日訊】十七日清晨病逝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遭軟禁，直至死前已十五年個年頭。趙紫陽晚年受到病痛折磨，需要靠氧氣罩呼吸，重視家庭生活的他，子女卻散居海內外，只有老妻梁伯琪相伴。

梁伯琪女士比趙紫陽大一歲，今年八十七歲，需要經常上醫

院，老太太得自己排隊看病，趙紫陽女兒王雁南表示，母親應該受到更好的照顧。

據《聯合晚報》報導，趙紫陽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富強胡同，七、八十年代建造的房子門外長期有持槍武警站崗。趙紫陽被允許一周可外出一兩次，到指定地點打高爾夫，也可會見老部屬，不過都會有人監視與匯報，因此不敢與人交談太久。

趙紫陽很重視家庭生活，在任時經常要求子女回家一起吃飯，聽他們議論時事，藉以瞭解民情及年輕人的想法。

白宮稱讚趙紫陽「道義上英勇無畏」

【BBC特約記者愛琳一月十八日發自美國】美國白宮方面周二（十八日）對已故前中國領導人趙紫陽給予了高度讚譽，稱他是一個在道義上英勇無畏的人。美國媒體還特別指出，美國政府此舉與中國政府的低調反應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白宮新聞部長麥凱倫說：「趙總理是中國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締造人，他的這一努力推動了中國經濟改革，也拉進了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距離。」

麥凱倫還說：「趙紫陽是個在道義上英勇無畏的人，為堅持自己的信念，他在艱難時刻忍受了諸多個人犧牲。他大力主張有建設性的美中關係，他對此所做的貢獻不會被忘記。」

觀察人士指出，白宮方面給予趙紫陽如此高度的讚譽，相當少見，而且與中國政府的低調反應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隨著中國在亞太區經濟軍事勢力的上升，以及中國在朝鮮核計畫談判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國通常避免公開指責中國政府。

鑒於此，美國政府此次對趙紫陽的高度評價，立場尤其令人刮目相看。

與此同時，美國諸多媒體對趙紫陽在「六四」中的角色都有詳細回顧，並對中國政府低調報導他的去世進行了深層報導。

《紐約時報》有文章指出，對趙紫陽之死的處理手法顯示，新近鞏固了政治勢力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想要預先阻止任何重新審視「六四」血腥事件的可能。（大紀元訊）

